

◎苍凉辞

人到中年
衰老不可避免
即使强大的美颜与P图技术
也无法挽回一局
身后的苍凉越来越辽阔
动用整个大西北
还远远不够
忘记一个人
靠拉黑与删除
都是徒劳的

◎衰老

明明想起你的电话,转身却又忘记
孤独与衰老形影相随
我们有时候,记住一件事很难
忘记却又如此毫不费力
不管如何老去
唯有青春的那点美好
想忘也忘不了

◎走,看向日葵去

朋友说,现在前往
还可看见,接近尾声的辉煌
再晚,只能看见低垂的头颅
走在乡间小路上
我如一名乞丐
面对如此大的一笔黄金
手足无措

◎情人节

到目前为止,我没吃过一次烛光晚餐
养在心里的玫瑰,枯了又开了
开了又枯
我的温柔,全部用在了生活
我的爱情,依然水波不兴

◎秋风辞

隔着窗户也能听见它的呼呼喘气声
还是那样有辨识度
吹黄了稻子,又吹树叶
吹矮了山冈,又吹皱江湖
像一个多情的女人
迎面走来,便一头扎进我的怀里

◎立冬辞

深圳的气温,还是这么安逸
为了顺应民意
象征性地降了两三摄氏度
面对冷暖,早已得心应手
不管你高兴不高兴
天空永远,兴致勃勃地举着艳阳一轮

◎晨练

跑步的像有心事,不然为何步履匆匆?
打太极拳的,除了柔软,还是柔软
倒是那个脑梗患者,令人吃惊
在家人的陪伴下
尽管举步维艰,还是吃力地练习着直立行走

◎离别辞

没有人送行,我还是回头看了看
在登机口,我特意停留了一会
目光所及,都是行色匆匆的人
一个人在柜台前,打听诗与远方
我试图从背后,抓出一个人来
为我摇手,为我依依不舍



心雨从屋檐落下来摔碎摔疼,急忙从
屋里端出盆子接住天赐。

妈妈从不羡慕皮鞋的高贵,走了
很多路的那双脚,依然很端庄,很从
容。走在儿女们的视线里,踏踏实实,
不走弯路,不走错路。

女儿经

在收拾儿女的书本时,妈妈总是
仔细查看边角,是否破损,是否皱褶。
爱惜书如同爱惜粮食。不能轻视,不
能糟蹋,记忆中的饭桌干净得像封面。
妈妈进过学堂,那是刚解放的好时
候。她被二哥送进城,读了扫盲班。
当然不会读四大名著,更不会读
女儿经。

脑子里有妈妈的许多影像:围绕
灶台用心将日子煮出滋味,脚踏缝纫
机剪裁别样新年,油灯下用针线缝补
冬天的破洞,红通通的脚踩着衣服搅
动江花,手持斗笠站在雨中等儿女放
学……妈妈恍若一部厚厚的家书,唯
独没有妈妈读书的模样。

儿女读了很多书,妈妈默默地将
书收藏得很好。她不知道黄金屋、颜
如玉,她只知道要让儿女们做个明白
人。

土单方

瓷碗在缸底刮米粒,锅铲在铝锅
底刮稀饭,刺耳的声音擦着神经末梢,
呼啸。惊悸在梦魇中后怕,我躺在床
上,一身冷汗。病了。

那个无奈的秋天,满地落叶,金灿
灿的像煎饼,感觉不到粮食的香味。
连舌头都不愿动一下,浑身毛孔散发
寒气。

妈妈没有学过医。爸爸没在家,
她不能束手无策。搜肠刮肚,想起一
个土单方,她眼睛一亮,好像看到了佛
光。

在我背脊上抹一遍桐油,将草纸
点燃,然后烘烤,拿起铜钱,刮痧。在
有力的尖叫、无力的呻吟中,刮出万紫
千红。

楼门口

天井里的木椅像居委会干部,喝
茶,嗑瓜子,讨论假期去江边钓鱼,改
善生活。后院的那棵石榴树,闲不住
了。果子被摘了以后,便无人问津,那
些忙了一个夏季的叶子,离开枝头,携
秋风走亲访友。

站在楼门口,妈妈看见一条大江
牵着小河的手,沿唐诗宋词的韵律游
学三峡,直到山凹的日头将要回家。
妈妈收回视线的风筝,起身回屋生火
做饭,盘算生活,改变红苕洋芋青菜萝
卜的模样。

打开后门,妈妈心平气和,让夜行
的月光到屋里避风。圆月可以像蒲团
席地而坐,上弦月可以依靠墙壁抒
怀。连镜子和水缸都明白,毫无虚情
假意。只是切莫遮了门板上的粉笔
字,那是儿女们争吵的星期天。

远处的长江流淌着,头也不回,马
不停蹄地转过一山又一山,像个急着
回家吃饭的孩子,奔向妈妈日复一日
的呼唤……

母爱是一部
厚厚的家书

□余公(重庆)

(组章)

雪花膏

妈妈的手没有搽过雪花膏,妈妈
做的饭菜特别香。童年流淌的口水,
至今还挂在嘴角。

妈妈的手心有魔法。花样百出,
有滋有味。鱼香茄子、酸辣土豆片、麻
婆豆腐、凉拌豇豆、烧辣椒……逢年过
节或者爸爸回来了,回锅肉就很开心。

有时也有意外惊喜,爸爸从长江
里钓回一条鱼:肥头儿、黄古头、鲢巴
浪、水米子、岩鲤、清波……于是桌子
上的盘子生动了,几只小手也快乐地
舞蹈。妈妈终于笑了,一边叫小心鱼
刺,一边给弟弟妹妹夹菜。那些日子
在远方,回味无穷。

当童年的背影越来越模糊,当故
乡已经成为照片。“红糖和老姜,再加
水,熬成汤,趁热喝了,可以驱寒预防
感冒!”妈妈还在反复叮嘱。那瞬间,
我感到一股暖流从电话那头涌过来,
揪住了心。

花裙子

妈妈的春天总是很蓝,像天空,投
影到她的身上。衣服是蓝色的,裤子
也是蓝色的。到了夏天,花枝招展的
季节,清风拂过的时候,阳光很美,很
多彩。妈妈没有穿过花裙子,妈妈的
身姿很柔美。

爸爸交给妈妈的几十元工资,要
交房租、电费、儿女们的学费,要买米
面、油盐、蔬菜、燃煤……精打细算之
后,妈妈的头发白了,也无法挤出一分
钱,给弟弟妹妹买一颗水果糖。

妈妈没有想过花裙子,她的青春
没有开花。当我们长成果实,妈妈笑
了,她脸上盛开了最美的花。

黄铜顶针

妈妈结婚的时候,爸爸没有送结
婚戒指。那年月既买不起,也没有地
方卖。他们那一代人实在,虚头巴脑
的东西不当饭吃。

其实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
白天黑夜踏着缝纫机,将爱情剪裁成
一套新衣,幸福的花开在身上。

后来妈妈的手指戴了顶针,黄黄
的,很醒目。儿女想穿新鞋过年,她要
赶紧糊纸壳,取鞋样,纳鞋底,缝鞋帮,
钉祥扣。如若再做几件新衣服,晚上
赶工都不怕,只是那几尺布票还不够。

当妈妈亲手给我们穿上新鞋,我
们忽略了逐渐粗糙的手指,更没留意
顶针是黄铜的。唯独感到妈妈的手
心,让我们的童年很温暖。

布鞋

妈妈走在青石板街上,蓝色的布
鞋悄无声息。背篓里的重量自己承受
就够了,不忍布鞋留下痕迹。

妈妈不停地走,要赶在寒风和
下雨前回家。用背回的煤烧火炉,让
儿女们烘烤淋湿的布鞋。宽容那些恶
作剧的水,原谅了一路上的石头,将
鞋底磨成发亮的刀。

妈妈不担心阴影在转角处埋伏,
也不对石梯偶尔使绊耿耿于怀,她担

阅读副
刊精品,请
扫描二维
码,关注南
门口微信公
众号。

